

# 四十多年不見的老同學

29 屆--李翠明

## 一個陌生的電話

2011年3月2日下午3時許，家裡的電話突然響起來。一個陌生的聲音，以越語問道：

“喂，請問翠明在家嗎？”

“我正是！請問您是誰？”

“我是謝振發！”謝振發，我以疑惑的口語重復，腦海迅速搜索男同學的名字，可是一時仍無法想起來。

“妳忘記我了嗎？以前我的家鄉在芽莊，現我剛從澳洲回來，我經常回來做生意，一直都無法聯絡到我們的同學，最近獲悉房逢喜同學還在越南，所以我這次回越南便趕緊去邊和找他。現在我正在他家裡，他留了長髮，連我都認不出他來了。阿喜講我們已分隔42年了。大家都老了！妳要不要跟他通電話？”

“哦，好呀！”

“翠明嗎？我是阿喜，妳還記得我嗎？”

“記得！因為你的姓很少見，到目前為止我還未碰到姓“房”的人？”

接著阿喜問：“妳知不知道我們班還有哪位同學尚在越南呢？”

“我經常有聯繫的有王少霞和李玉英。妳還記得她們嗎？”

“可能見面了才記得，現在沒法形容她們的樣子來。”停了一停，阿喜繼續說：“阿發想請妳們吃飯，大家聚一聚舊！”

“好呀！”

“在什麼地方？”

“等我同阿發約好後才通知妳們！”

## 黃昏之約

後來阿喜約我們當晚6時半在順橋漁村火鍋酒家。於是我們這幾個分隔40多年的同學，托阿發的洪福，終於有了一個很難得的約會。

當晚，我和王少霞首先抵達順橋海鮮酒樓，接著李玉英也來了，阿喜和阿發還未來，少霞問我還記不記得他們的樣子，我說不記得。結果我們三個都沒把握能認出他們的樣貌。我們坐在酒樓裡等了好一陣子，依然不見他們來。這時玉英說：她剛進門時，看到酒樓門口有幾個人好像在等人，不知道是不是他們，我們出去認一認他們，好不好？

這時候酒樓門外雖然有幾個客人正在等人，可是左看右看也不像他們兩人。我們只好折返酒樓和少霞會合。後來等得不耐煩了，只好按照阿喜給我的電話跟他聯絡。電話通了，阿喜說他剛剛到了酒樓門口。

我們走出門外去找他，只見一個束著長髮、皮膚黝黑、騎著摩托車的男子剛好停車在門外，我高興地指出門外：“哪不就是阿喜嗎？”

這時少霞感慨地說：“怎麼完全變了樣！到底還是翠明利害，能夠一眼認出他來！”

說起來我們也忍不住苦笑，雖說我們是六載同窗的同學，現在竟像素未謀面的陌生人一樣。

阿喜來到我們面前，少霞取笑他說：“哎喲，留了一把長髮，我們還以為你是歌星呢！”

“阿發還未來嗎？”我們不約而問。

“在邊和時，我叫他一起來赴約，可他說他要回家修飭儀容，讓妳們見到他的俊美的樣子。妳們稍等下他就來!”抽一口煙，阿喜繼續說：“翠明和少霞的樣子沒怎麼變，只是玉英，沒法認出來。”

玉英馬上解釋說：“我讀高中二下學期的時候，我便奉父母之命結婚了，初時他答應我，結婚一年後，讓我重返學校讀書，可後來他食言，不同意我再讀書，我就只有乖乖地在家裡相夫教子了!”

我們東南西北地閒聊起來，7時許，阿發帶著他那位年輕、漂亮的太太終於來了。阿發的膚色比較白，頭髮也黑黑的，看上去比他的實際年齡年輕得多。難怪阿喜說，阿發比他大幾歲，但看上去好像比他小十歲。

阿發聽了很開心，他說做人要懂得享受，要及時行樂。除了工作外，“玩”也是他生活的一個重要課題。他初到澳洲時，也曾經歷一段很艱苦的生活，為了擺脫這種生活，他決定要經商。大概 94 年後，他便回越南做生意，從而賺下了一桶又一桶“金”。回顧過去，他說最值得他自豪的是他有兩個出色的兒子，他們不但讀書成績好，事業有成就而且也很孝順。。

我們邊吃邊聊，提到在鵝油市還有一位同學羅敬強，他也沒有離開越南。阿喜和阿發有意思騎摩托車去看望他。少霞表示她也很想去探望這位闊別 40 多年的舊同學，她提議不如大家租車一起去。

這個提議獲得大家一致贊成，並且決定 3 月 4 日那天出發到鵝油去。吃完了飯，阿發似乎意猶未盡，他喜歡唱卡拉 OK。我們這幾位女生，不過慣夜生活，平時很少出外去“蒲”，今晚也破了“齋戒”。

來到卡拉 OK 店，我們無形中分作兩大陣營，男生唱越南歌，女生唱中文歌。想不到我們都很喜歡唱 K，各自點了自己喜歡的歌，接著你一首我一首唱個不亦樂乎。時間就在我們動聽的歌聲中飛快地過去，很快就到了夜闌人靜的時份。

曲終人散，我們那晚玩得都很開心，想不到我們這幾個都屬於“知天命”、久違的老同學，再見面仍然熱情不減當年。

## 千里迢迢訪故友

按照計劃，我們 4 日早上天剛發白便起程到鵝油市去，看望我們那位名字很熟悉，但其樣貌似乎已十分模糊的羅敬強同學。

為了回憶學生時期我們年輕的樣子，我帶備了美國加洲知用同學出版的校刊，裡面有刊登我班初中和高中畢業的照片。照片的女同學，我大部分都能認得出來，唯獨男生認出的不多。謝振發聽到我這麼說，竟取笑道：“難怪妳和王少霞到現在都還未結婚!”這時阿喜插嘴說：“去年我去悉尼見到蘇潔芝同學，她說那時候的她，不敢同男生說話，甚至不敢坐男生坐過的椅子。因為她聽人家說，凡是坐男生剛離座的椅子，哪個女生就會懷孕的!”我們聽了都大笑起來。

車子繼續前進，我們在車上談笑風生，很開心。這時，阿發悄悄地告訴了一個秘密，原來當年的羅敬強不知從何時開始喜歡了我們的班長林晚霞，他天天都用單車從永遠街跑到第五郡亞東酒樓側邊鵝貢街去載晚霞上學，這個秘密大部分同學都不知道。後來高中畢業了，他們便各奔前程，阿喜和羅敬強在芽莊當兵，那段時間得到阿發的關照，尤其阿喜時常可以申請到上級批准出外同阿發一起去“蒲”。阿發和阿喜的深厚友情也是在這時候建立起來的。至於羅敬強復員回家後，便娶了一個京族姑娘做妻子，而晚霞也另有所屬，嫁作他人婦。他們這段感情只是個“無言的結局”。

車子抵達鵝油時，由於我們還要繼續向西寧黑婆山前進，預算到天后宮去拜拜，所以就約定敬強在公路旁等候我們。見到敬強，大家都幾乎認不出來，他的頭髮也開始花白

了，面上略帶點風霜，歲月已經在他臉上留下印記。唯一不變的是他那斯文，見到陌生人有點靦腆的樣子。王少霞見到敬強，便馬上告訴他說：“晚霞2010年9月回越南的時候，曾經到處打聽你和阿喜的下落，但我沒有你的地址，沒法告訴她”。阿喜這時突然心血來潮，在知用校刊裡查到了晚霞的電話，即時便撥打到加洲去。晚霞接到電話很愕然，她想不到我們竟然會聚在一起。後來阿發、敬強都和晚霞通了電話，大家相談甚歡。晚霞還捎來一個信息說，今年我們美國的同學，有廿多人報名參加澳洲雪梨知用校友聯歡會，越南也有廿多人報名參加，可惜其中沒有我班的同學。

那天阿喜也給雪梨的黃振華同學打了一個長途電話，振華知道我們正在唱卡拉OK、很“happy”，也替我們高興，他借了這個電話同一直沒有聯繫的阿發“煲”電話粥。事後阿發才問：他是誰？對於黃振華這名字，他似乎感到很陌生。阿發的年紀雖然跟我們差不多，但他認為人的年齡和身體的狀況並不是成正比。他知道我和王少霞還是單身，感慨地說太可惜了，他鼓勵我們繼續尋找另一半。我們並不以為然，我們認為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齡，還是獨善其身的好。

阿發說他的父母都很長壽，有八十多歲命，以他目前的健康，大概可活到九十五歲，阿喜這時搶著說：“我只要活到九十四歲，這樣我死了便有阿發給我送終”。他們你一言我一語地開玩笑，真是口無遮攔。

這天跑到老遠的地方看望老同學，途中有說笑有吃喝有玩樂，簡直是樂不思蜀。轉眼間，就到了晚上八點正。到了這時候，我們不得不向羅敬強告辭，相約等阿發從朱篤回來，繼續我們第三集，到房逢喜養老的地方——邊和市同奈河邊聚會。後來那個計劃雖然因阿發太忙而取消了，但畢竟已給我們留下了美好的回憶。